

<<四合院分了>>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四合院分了>>

13位ISBN编号：9787507732092

10位ISBN编号：7507732096

出版时间：2009-3

出版时间：学苑出版社

作者：方彪

页数：422

字数：430000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四合院分了>>

内容概要

清末民初，上到慈禧、皇亲国戚、内阁大臣，下到贩夫走卒，无一不在动荡中彷徨、迷惘。

前程不定的岁月里，从皇宫内院到一座座四合院中，各人做着各人的梦，一位位朝不保夕的北京“爷”们，也许明天就得从“爷”字往下调三辈儿。

一部《四合梦》，勾勒出乱世中北京城众生百态，浓浓的京味儿中讲述了一个个被历史和命运推击的步履踉跄，而又绝不屈从的北京“爷”们的故事。

《四合院分了》作品相关 一个个被历史和命运推击的步履踉跄，而又绝不屈从的北京“爷”们的故事《四合院分了》盼官房的人急坏了，亲王慨叹着大清的气数要尽了，话刚落声，八国联军就打上门来。

这时，北京城里有来头的人都赶着占地盖四合院，连四合院梦都做不上的八旗民众就盼着分官房。

盖官房是老佛爷三度垂帘听政后的德政，用自个儿省下的脂粉钱盖的。

《四合院分了》盖私房的人忙坏了 四合之意不论是天合、地合、人合、己合，还是福相合、禄相合、喜相合、寿相合，都是一个“合”字。

均方能谐，谐方能和，和方能趋合。

李鸿章在辛丑和约上画了押，和能趋合，老佛爷也就起驾归京。

回銮后官房不盖了，旗地之上新建的府、邸、宅、第却如雨后春笋。

<<四合院分了>>

作者简介

方彪，祖籍安徽，落户北京已逾三世。
九门红尘之中大象无形、大景无象、大境无景。
形、象、景、境，皆缘所聚、所成。
天地悠悠，所赐于身者，唯有书缘。
但书中自有之物，又均与之无缘。
书缘信信，但读书“不求甚解”，编书“无错不成书”，教书唯恐“误入子弟”，著书不成一家之言，尚不属“无病呻吟”。

戴着红领巾，于榕湖之滨三经寒暑。
后思在北海“荡起双桨”，执意回归。
祖父膝下受教十年，不敢言以家学，实乃良多受益。
日下六十载，均居住在四合院中，现仍蜗居“四合院”中。
可晒、可叹，可感、可悟。
写《四合梦》实系有感所发，情至而成。
知四合院、忆四合院、惜四合院、恨四合院、叹四合院，于天、于地、于人、于己，尽在《四合梦》中。
天合、地合、人合、己合，可是四合院分了，四合院乱了，四合院拆了。
势也、时也、道也。
追梦、圆梦，不如润砚写《四合梦》，“合”“和”至道，不是“一分为二”，也不是“合二面一”
。多元一体，是中华民族的恒基永业。

<<四合院分了>>

书籍目录

一、盼官房的人急坏了 分官房喜煞人愁煞人 学贯中西论四合 兆四爷酒后吐真言 天将亡其国，到了应验之时 老佛爷乱了方寸 八旗爷们失了主张 珍妃被扔到井里，慈禧交了实底 包鞮子岑苗子救驾 六个死尸难坏了崔玉桂 李鸿章坦白二、盖私房的人忙十了 太后懿旨白搭了 老佛爷够狠的 崔玉桂够阴的 失官房群情激愤 登门问罪，真窝 搭棚子占地，反正旗地是公产 碰上了阙德仁，还办不下房契 塞马依北风 义士烈士各千秋 兆四爷动了贼心 包大人题了有格斋 家有打不完的甜水不叫别人喝是缺德 龚大人可真出了大事 包老大丢官 封皇会包老大加官 挎上豹头涌浪刀，跌份 姐夫娶小姨，本是一家人 包大人娶亲 包大够外场，杨三够光棍，博六够漂亮 包老大想上学了 兆四爷变成了赵四爷三、紫禁城分了 求真之难，难于求合 务虚的人与务实的人 可叹少年头 女子铁血暗杀团 大清不亡，实无天理 夜战独贵龙 要是刺杀皇上非破格使用不可 不说姓圆的姓方的，明天上哪吃一顿？

摄政王、润贝勒够得上国人四、新华宫乱了 老鼋怕保镖，五年包元宵 现在是民国，不抓姓包的抓谁！

包家成了新贵，赵四下了大狱 博议员碰上了喜帐中的生雏 赵四杀了回来 初识女侠 陆建章大闹六国饭店 袁世凯沐猴而冠 博六凭枪说话 居仁堂火光冲天，中南海乱成一团 “你还是个男人吗？

！

” 闲忙帮不上，里外人难当 五万大洋买了四块垫老虎凳的砖 袁世凯闭门登基 拱卫军哗变 既害了蒙人也害了汉人五、总统总理干上了 翊立使以原衔任总统府参军- 博六爷成了汽车阶级 国务总理满脸血污 实业与教育 张勋宣布大清复辟 博六当上了陆军中将 南下护法，北上创业 包府一分为三，龚宅三存其一 火烧娘娘架，赵四邪人办邪事 老天爷单对赵四爷有眼 五四运动爆发了，赵四想捞上一把 包家是德先生、赛先生的领地 李军门只割赵四一个耳朵 住在四合院中的人想喝醉了

<<四合院分了>>

章节摘录

第1节：一、盼官房的人急坏了（1） 一、盼官房的人急坏了 悼亲王慨叹着大清的气数要尽了，话刚落声，八国联军就打上门来。

这时，北京城里有来头的人都赶着占地盖四合院，连四合院梦都做不上的八旗民众就盼着分官房。

盖官房是老佛爷三度垂帘听政后的德政，用自个儿省下的脂粉钱盖的。

官房还没有盖好，想分官房的人托门子、找路子、改档子，乱成了一团。

谁也没想到，住在紫禁城里的天下第一家也乱成了一团。

联军打进了北京，“两宫西狩”。

更令人想不到的是慈禧逃到了西安还不忘盖房子——要在华清池建行宫。

四合梦第一部四合院分了一、盼官房的人急坏了分官房喜煞人愁煞人 庚子年的夏天来得早，雨水也足。

北城根一带积聚下的四方之水涨满了龙尾渠，由旧鼓楼大街北口顺着大石桥、小石桥、甘水桥汇入什刹海。

沿渠多植垂柳，小石桥东头的几株古柳系元人所栽，根深干伟、枝繁叶茂。

柳荫之下有三间前出廊的茶馆，上悬黑字木匾——友贤轩，是三代相传的老字号了。

掌柜的王大和为人勤快，起得早。

水烧开后又把铜壶擦得锃亮，贴着小叶双熏、香片、高碎、高末的几个茶叶罐也都擦了一遍，把刚进的六安瓜片装到了一个茶叶罐中。

天热了，火气大、暑气大的人开始喝青茶。

王小三从水窝子挑水回来，上满了缸后就忙着摆茶壶。

王掌柜吩咐道：“给那五爷的壶里放小叶双熏，他坐的时候长，茶不能淡了。

给玉大爷壶里放香片，他好品味，要的就是这一口。

先给他二位占上东北角的上桌。

那五爷的身子骨单薄，怕冷怕热，进了六月他就不遛早，保准第一个到。

玉大爷年纪大了，大弯遛不了啦，吃过早点后只遛个小弯，准保第二个到。

这老哥俩投缘，得坐个对脸。

” 正说着那五爷进来了，脸上透着喜兴。

刚坐定，玉大爷也进来了，迈步都透着精神。

老哥俩一见面，都抢上一步请大安说：“大喜呀！”

” 王掌柜愣了，凑过去问道：“二位有喜事，说出来也让我跟着高兴高兴。

” 玉大爷说：“同喜！”

同喜！

这事也真是您的喜事，以后这友贤轩就该更红火了，您想呀，北城根的空地上要都盖上两黄旗的官房，您这的茶座能不添上几成？

旗门的人有房住，您有买卖做，这不是同喜吗。

” 王掌柜一听就乐了，说：“托福！”

托福！

我这友贤轩，全靠着两黄旗的爷们照应。

旗地上的官房盖好了，新主顾少不了。

” 那五爷喝了一碗浓酽的小叶双熏后开说了：“顺治爷定下的规矩，在旗的人吃粮、领饷、分房。

自从道光爷以后，四十多年没分房了，一家老少挤在一块儿，真是三世同堂。

难呀！

闹长毛时，十来年都关的是半数钱粮，同治爷中兴后钱粮是满数了，可是房总分不下来。

有吃的、没住的日子也不好受。

拿了康梁乱党，老太后三度垂帘听政，用省下的脂粉钱给四九城的旗人盖官房。

<<四合院分了>>

“省下的脂粉钱就能盖官房，太后的脂粉钱有多少呀？”

王掌柜一边给玉大爷沏茶一边问。

玉大爷叹了口气：“听内务府的人说，一年十万两，从崇文门关税银中提。

王掌柜听了后吓得直吐舌头：“一年的脂粉钱就十万两，一年的吃喝该是多少？要能再省下来点，那房子可就盖海了。

说不定我这在旗地上开茶馆的也跟着沾光，能住上官房。

那五爷乐了，说：“那敢情好，那敢情好，就盼着有这一天了。”

王掌柜把手中的铜提壶放到了桌上，无限感慨地说：“我小时候常听爷爷说，他选中了在小石桥东口开茶馆，就是看上了这的风水。

龙尾渠占着京城的上风上水，友贤轩坐西朝东，迎着日华紫气，是块宝地。

这几年风水先生都说京城的王气北移了。

安定门是镶黄旗的地界，建起了博王府、僧王府、那王府、达王府、卓王府、贡王府。

这几位都是蒙古王爷，说什么气连朔漠、运接塞北，反正我也不懂，就知道安定门里的酒馆、茶馆、饭馆都火了起来。

德胜门是正黄旗的地界，建起了醇亲王府、恭亲王府、庆亲王府，三家都是新封的铁帽子王，来头大了。

第2节：一、盼官房的人急坏了（2） “什么王气北移呀！”

北城的空地多，现在北京城里是寸地寸金，就剩下两黄旗的地界中还有不少官地。

有来头的见了都眼红，高门坎的就生占，路子野的就愣占，银子邪的就巧占。

赐的、买的都一样，都是抢占公产。

谁不知道旗地是公产，早年间谁敢打两黄旗公产的主意，灭他的九族。

说话的人是兆四爷，拎着鸟笼子刚进门。

王掌柜忙转过身去，把他手中的鸟笼子接过来，挂到了垂天钩上。

兆四爷坐下后，点了一壶六安瓜片。

说：“我得清清火。”

那五爷凑了过来说：“谁招您生气了，别跟他上火，火气大了伤肝。”

兆四爷叹了口气说：“早上起来我遛鸟时，沿着护城河绕了个大弯，一直走到葡萄园，然后进了东直门，到两白旗的东官房看了看。

两白旗的人都气疯了，我也气了个半疯，我是恨这个世道，不是想怄气，躲还躲不过来呢，怄哪门子的气！”

说完了兆四爷一连喝了三碗六安瓜片，看来他的火气还真不小。

那五爷回到东北角的上桌后，对玉大爷说：“兆爷真是动气了，不知是什么人惹了他。”

玉大爷闻着盖碗中香片的馨醇说：“先别理他，等他消消气再说。”

这时，佟六爷进来了。

见兆四爷喝六安瓜片，就对王掌柜说：“给我也来一壶青茶，解解暑，消消气。”

那五爷听了后小声对玉大爷说：“今是怎么了，这大喜的日子，干嘛都生这么大的气呀。”

佟六和兆四正坐了个对面，二人清暑、清火之后就聊了起来。

“今儿怎么来晚了？”

兆四爷润够了嗓子后开了腔。

佟六爷长叹了一口气说：“甭提了，今天一早就奔了国子监，找一位世叔。

您知道，我家老爷子在国子监当差，干了一辈子，什么都没落下，就落了个好人缘了。

去年我抄了一部孝经呈了上去，想我本是八旗官学出身，属恩监之例，再凭这部孝经当敲门砖，入监当个贡生，每月领点膏火。

兆四爷不住地点头：“这是条路子，将来要能参加吏部铨选，也能有个七品官出身。

再不济也干领几年银子，膏火虽然按考课分等，也不比钱粮少。

我记得抄这部孝经时你可下了工夫，还是趁着月考的日子，当面呈给祭酒的。

佟六爷又是一声长叹：“呈上去时王祭酒还夸我的字写得不错，我回来后高兴了好几天。”

<<四合院分了>>

没想到从此以后泥牛入海无消息。

有人告诉我说，有面子还得有里子，事才能办成，老爷子的人缘只是个面子，你还得打点打点。一说起打点，这事我也就搁下了。

前天我小舅爷问起此事，说事在人为，你不找人家，人家还来找你？

我想也是这个理，今一早我就去了。

“说明来意之后，这位老世叔向我伸出了两个手指头，说：‘要想办，少说也得这个数。

’我原以为是二十两，原来是二百两，我一听就火了，一年的钱粮银加起来才三十多两，我上哪找这二百两去呀！

这位老世叔晒尔一笑说：‘我知道你是八旗官学的优等生，选个恩监是合规中矩。

可是现在官场之上是堂屋里的事都得二屋里办，人心里都有一本账，主事的人、拿事的人只算他的账，且不说你铨选得中就是平地青云，就是这几年的膏火，加起来总得有几百两吧，拿二百两打点，人家还觉得亏，是看着你家老爷子的面子才放一马。

要是别人，哪有这便宜事，弄不好得花个千儿八百两的。

你想想呀，捐个监生，人称屁股罩子，二百两能下得来吗？

’ “我愣了一会说：‘您看下月考课时，帮我找个机会见见王祭酒，去年他还夸我的字写得好。

’这位世叔直言拦道：‘你可别犯傻，王祭酒是个书呆子，又梗又倔，弄不好说你是求门子、托路子，这事也就砸了。

别看他是国子监的堂官，可是国子监的底他半点也不知道，就会出题、考试、阅卷。

漏题、卖题，代考、冒考，换卷、补卷，他全不知道。

你找他有什么用。

’ “见我真闷了，这位世叔说：‘铨选是吏部的事，内幕极深。

若是只为个区区膏火，我看也就罢了。

靠着钱粮过日子，攒出二百两来也难。

不如求安吧！

’我刚想就此告退，这位世叔又说：‘有件喜事我差点忘了告诉你。

乾隆时为了加恩海外奉正朔之国的夷生，把北城的一些旗地、旗房拨给了国子监。

现在安南是法国的，朝鲜、琉球是日本的，缅甸是英国的，夷生早就绝迹了。

镶黄旗的都统衙门要收回旗地建官房，分给无房户。

建官房以解旗民之困是太后的懿旨，你就等着乔迁之喜吧！

’ 第3节：一、盼官房的人急坏了（3） “我一听可真乐了，又追问说：‘国子监占了多少旗地、旗房？

’这位老世叔说：‘环国子监的外舍与安南营都是旗产，王祭酒是个不争之人，一要准给。

再说国子监是个四品衙门，都统衙门序列一品，抗也抗不住呀。

’我今早上可是大悲之后闻大喜。

” 佟六爷的话让友贤轩里开了锅，大家全乐了。

那五爷提高了嗓门说：“就盼这一天了，总算熬出来了。

”可是紧跟着又嘀咕了起来：“四十多年没分房了，这房是怎么分法，是按人口？

还是按序、按位、按爵？

就怕光看现职、现缺、现差。

有来头的都有房子，要是按来头分房，我可就没戏了。

” 那五爷的话让友贤轩中静了场。

这时惠三爷走了进来，王掌柜上前迎呼道：“您怎么才来？

”三爷在佟六爷边上坐了下来，对王掌柜说：“来壶六安瓜片，清清火，去去暑。

天太热，我从祖家街的右翼宗学回来，走了一身汗。

”说着不停地摇着手中的纸扇。

纸扇上题有八个字，“事理通达，心气和平”；落款是惠园企士自省。

佟六爷问道：“您上宗学是想……”惠三爷收住了折扇说：“宗学里的事，我什么都不想了。

<<四合院分了>>

老爷子当了一辈子的教习，档单子还归在那。

我是到学里落实一下，这次分房是按户籍还是按仕籍，要是按户籍，老爷子由都统衙门管，要按仕籍，还得由右翼宗学管。

可是两处都是一问三不知。

跑了一身汗，全然不得要领。

” 玉大爷把话接了过来说：“分房的事，是个实信。

我是听一个本家外甥说的，这小子在内务府当差，人勤腿勤，见得广听得更广。

他说宫中议事之时，悖王爷闹气了，说：‘我这亲王的年俸才一万两，两江总督的养廉银是十八万两，我和刘坤一相比，成了叫花子。

地方官发了，办洋务的更是发邪了，也不能光苦老实人。

’太后当即拍板，有兼差的王公发双俸。

“二总管崔玉桂看中了这个机会，凑上前说：‘老佛爷大慈大悲，可想着小猴子们点，偷桃祝寿，总有点苦劳吧。

’太后说：‘你可不拉空子，就传宫殿监恩加你们这些小猴子三成银米。

“这时桂公爷出来说了句话：‘六十多万旗人挤在内城，三代同堂不新鲜，缺房户太多，四十年没分房了，要是能在旗地上盖官房以救房荒，四九城皆大欢喜，最实惠。

’老太后当即拿出了私房中的脂粉钱，有几百万两银子，传值年旗在各旗闲置地建官房。

太后是明白人，三度垂帘听政，能不办几件实事吗？

” 这时就见兆四爷把桌子一拍，说：“这话我爱听，桂公爷够个国舅爷、国丈爷。

太后也真是老佛爷，有佛心。

咱旗门的人就得听太后的，戊戌年康梁闹变法，说什么促旗人自谋生计，想断咱们的钱粮。

康有为、梁启超跑了，太后砍了谭嗣同的脑袋，在菜市口行刑时用的是大将军，这种刀不开口，专斩乱臣贼子，生把脑袋剃下来。

太后当政钱粮照发，还掏出私房钱为京旗盖官房，咱们就多烧几炷高香，多喊几声万寿无疆。

太后健在，就是大家的福分。

” 佟六爷乐了，说：“戊戌年你捧着定国是诏，说这是大清再造，变法是强国富民之道，皇上是旷代明主，尧舜之君。

现在怎么一下子就由帝党变成后党了呢？

” 兆四恼了，脸红到了耳根。

高声说道：“此一时彼一时，时变，事变，人变。

若是康梁成了气候，八旗也都得自谋生计。

我是看透了，为人只能随时、随势，随时、随势才能办得成事。

这北京中没有理，谁嘴大谁说了算数。

” 佟六爷一听可真乐了，说：“我说句话您可别恼，开个玩笑您可别急。

这北京城中还能找出个人，比您嘴还小的吗？

嘴大嘴小没关系，谁说的话在理谁说了算。

” 王掌柜怕闹急了伤了和气，就赶过来打了圆场说：“四爷的嘴虽小，可是鼻子大，人说‘通天鼻子端，长大做高官’，四爷的官运要是来，城墙也挡不住。

” 佟六爷也给自己打了个圆场说：“四哥的眼虽然小，但透着圆，看起来有神，是聚财之像，两耳硕大，有福海之轮，能收福纳寿。

”

.....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